

平凡守望的一天

青瓦会说话

杨金坤

牙牙学语时,我认为世上除了和我一样的人会说话,其余的东西都不会说话。

七八岁时,我开始换牙,奶奶把我脱落的牙齿捡起,虔诚地合上双手,干瘪的嘴中念念有词,然后踮起脚尖,将牙齿抛上老屋屋顶。牙齿划出一个优美弧度,落在老屋顶的青瓦上。

我好奇地问奶奶,你刚才和谁说话啊?奶奶告诉我,和青瓦说话,希望青瓦保佑我孙子快快长大。我好奇地问,青瓦会说话吗?奶奶点点头,肯定地说,青瓦会说话。

从那以后,我真的相信了老屋顶上,那依着凹槽、循着规矩、鳞次栉比,一片压着一片铺的青瓦会说话。

春天来临,成双成对的麻雀忙碌地衔来麦秸、衔来干草、衔来一片片羽毛,在青瓦的空隙里,筑建自己的爱巢。筑巢疲惫的麻雀,叽叽喳喳地从这块青瓦跳到那块青瓦,用圆锥状短粗而强壮的嘴敲击着青瓦,跟青瓦道一声去年的辛苦,叮囑青瓦照顾好自己即将出世的宝宝。圆润清亮的对话,叫醒了晨曦,惊醒了轻轻浅浅的梦呓。

夏天雨多,老屋就像一条鱼,在雨季中游曳,青瓦是层层叠叠的鱼鳞,在雨中活泛过来,散发出一种奇妙的烟雾。雨打青瓦,发出不同的声音,充满着生命的诗意和美丽,瓦面生起一幕幕薄烟,朦朦胧胧非常迷人。雨越下越大,千丝万线,摇曳成一根根琴弦,音乐随之奏响在下雨的日子里。青瓦之上,青瓦之下,生命在青瓦连接的缝隙间萌动,青瓦多了生命,老屋多了精气神。声如花儿饮露,湍急率性,瑟瑟清音,温情而绵远。我半闭着眼睛,聆听着清脆的雨声,感受着湿湿的雨韵,听青瓦诉说光阴的故事。

秋风四起,老屋并不严实,风从青瓦缝间进出,就像青瓦会呼吸,谁也管不了它们,任由它们来去了。阳光也从青瓦的间隙洒进来,日影自西慢慢向东移着。奶奶看一眼地上的日影,念叨一声,青瓦告诉我该做晚饭了。炊烟袅袅婷婷,缓缓升起,灰白的,淡青的,从烟囱里,从青瓦的隙缝间,游龙一般飘渺于雾里,渐渐地,淡了,远了,慢慢地弥散,融合在了一起。

下雪了,当一层素白覆盖在青瓦上时,老屋便晕染在意味深长的水墨画里,那些旧影斑驳的青瓦也会焕然一新,洁净无瑕。放眼远观,雪映着景,景衬着雪,清雅淡远中透着恬静,古朴素简里充满着温情。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,屋面上顿时闪烁着璀璨奇异的光芒,沉寂的老屋不知不觉间也灵动起来。一只喜鹊急不可耐地赶来,喳喳吱吱地给青瓦报喜:今冬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青瓦听懂了喜鹊的话,让她站在自己的身上。喜鹊高兴地挥舞着爪子,左一下,右一下,前一下,后一下,寥寥几笔,就勾勒出一幅立体的报春图。

若干年后,我离开了老屋,离开了青瓦,住进了城里的高楼,可那会说话的青瓦,却成了我的精神家园。

拍摄天鹅

郭义海

那是前两年,一个朋友问能不能去普兰店的城子坦拍摄天鹅、大雁?我是老拍客,对这事心存疑虑:城子坦怎么会有如此景致?朋友说接到了当地村民的报料,肯定有谱。

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。汽车出城区个把小时后就到了报料人所说的地界。按照指引,我们从国道上下来,拐过一个弯就走进了很窄的一条土道,这地方是崔家窑村,村子南边就是黄海。

在小路的尽头车子停了下来,哇,眼前竟然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。都说秋天是金色的,这里的世界简直就像镀了金一样,面对滚滚稻浪,我们不由得欢呼起来。岂不知那位爆料村民说,你们小点声,别吓着大鸟。我们几乎笑出声来,同时反问道,连个小麻雀的影都没看见,哪来的什么大鸟,这到底让我们拍啥呀?那位村民嘿嘿一笑,接着很有底气的说,跟我走,走时尽量猫着腰啊。他说这两年环境好了,到了这个季节就有大雁、天鹅从这里往南方飞,这里是它们暂时的栖息地。

沿着田埂猫着腰鱼贯而行——这个姿势走路很累,走到挺远的一块开阔地才停下来,村民指着远处百米开外像湖心岛的地方,我们一看,天啊,果然一群大雁正在觅食,有的在吃岸边成熟的稻谷,有的在水中啄食。而唯独有一只不吃不喝,就好像警卫站岗的一样警惕地看着四周。我不由得想起小学时学的课文,说大雁群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要有专门站岗的,今天在这里终于目睹验证了。

稻田另一侧有一片面积挺大的水泡子,一群白天鹅正在吃水生植物和小鱼小虾之类的东西。哇,白天鹅,这场面实在是壮观震撼!我活了大半辈子,除了在动物园看到大雁和天鹅外,真的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它们接触。

大家纷纷支起“长枪短炮”,心中大气都不敢喘,死死盯住远方的“猎物”一顿狂拍。稍过片刻,不知是大雁和天鹅发现了我们的到来,还是它们想活动一下筋骨,这些大鸟纷纷起飞在空中盘旋。蓝天白云的秋日上空,画面惊艳,我们更是激动不已,摄像机运转的沙沙声和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。

我们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,各自分头去找自己的最佳拍摄角度,这时我发现这里还有大批的野鸭,更没想到的是野鸭的数量比大雁和天鹅还要多,上百只野鸭分布在各处稻田和水塘之中。

野鸭飞起来呼啦啦一大片,煞是好看得。拍到下午两点多我们才收兵。没吃午饭的我们返回到国道,在皮口镇附近找到一家小饭店,几个人坐下来深感饥肠辘辘。等待饭菜时,我们各自把自己的杰作调出来看,照相机、摄像机的屏幕深深把我们吸引。就在这时,饭店里的一个中年女服务员小声跟另一个人说,你看这几个城里人这不是傻了吗,不去照人,去海边照鸟,还拿出来嘚瑟显摆……

我还想再去那里看看,不知道那些可爱的大鸟们今年秋天来不来做客。

厚的玻璃,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箱子。机器轰鸣,加上密闭的环境,时常让苏玫觉得心烦意乱,总想到外面去吹吹风、晒晒太阳。但现实情况是,工厂的一天,走出“大箱子”的机会只有两次,一次是午餐,一次是晚餐。

临近中午12点,苏玫放下手中的试管,出去吃午饭。这里的午、晚饭免费供应,是一荤一素的快餐。几条生产线的人轮流去吃,期间生产线由专门的替班人员顶,每餐时间只有半小时。“餐厅”没有桌椅,大家都捧着快餐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吃饭。

快速吃完午饭后,没人愿意提前进车间,苏玫也是。这时,有人会掐准时间去厕所,有人会拿出手机玩一会儿,但苏玫总是呆呆地看着院子里的树,和在地上跳来跳去的鸟儿。

下午的几个小时格外漫长。为了打发时间,各条生产线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聊天。这里的员工大多数是女性,话题总是老套的多大、结婚没、有几个孩子,孩子在哪儿上学等家长里短。苏玫不善聊天,抑或是没心情,别人问她什么,她说什么,不问就不说,一年来都是这样。

另一个原因是苏玫担心说话时手里的活出错,她也不想跟身边的工人走太近,因为有好几次她听到同一生产线的员工,分别私下里跟领班打小报告……

晚饭过后,还需要再工作3小时。可能因为知道再坚持一会儿,就能拿到一天的工资了,也可能是觉得下班后终于不用再紧绷

外,还要保证试纸和试管都妥帖地躺在凹槽内,不能翘边、不能放错方向,更不能慢于机器运行的速度。

“熟练工”苏玫平均5秒钟完成一套动作,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她的身体记忆。不过她还记得第一天上班,跟师傅学放试管时手忙脚乱的样子。

那天,劳务中介带了20多个人来“应聘”,领班挑选了10个看上去手脚麻利的。第一次上岗,领班给每个新人安排了一位师傅,教新人基本操作,之后过半小时来验收成果。被师傅认为没学会,或者手速太慢的新人,会被当场辞退。领班说,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。

“像这样,头对头、脚对脚,两只手一起放,每个凹槽放一支,每次放6支,不停地重复就行了。”师傅一边说一边示范。苏玫学得很快,学会很快。没想到上手操作时却状况百出:不是放反了试管的方向,就是跟不上传输带的速度,没把试管放进去,为此她也没少挨师傅骂。

“反了反了,又放反了,能不能手速快一点,要都像你这样,我们也不用干活了。”一出错,师傅就不客气地大声数落,说得苏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同一个操作台的其他几位工友也笑着窃窃私语。好在几天后,苏玫就能轻松地跟上机器的速度。虽然那几天因为干活努力,好几根手指被试管盖子磨出了甲沟炎,但没功夫白费。

车间有100多平米大,三面墙,一面是厚

螺丝

王爱红

仿佛一滴汗水
要溶化在我的手掌
使我具有无穷的力量
我听到钢铁的声音在流淌
一颗螺丝在我的手上
我能掂出它的分量

透过这一圈又一圈螺纹
我看到她们的追求
目光呈现向上的亮度
我在这颗螺丝上劳作
在螺丝上寻找幸福的触须
我在这颗螺丝下唱歌
满怀朴素而善良的心情

水缸记忆

穆丽丽

收拾东西时,我瞥见了母亲放在阳台上的两口水缸。一大一小,憨厚的石磨材质、土灰带黄的颜色、敦实的体形,一看就知道这是以前的老物件,是母亲从前腌制各种咸菜的“大器”。白萝卜、黄瓜、红萝卜、长豆角都是母亲腌制咸菜的主料,然后配上花椒大料水、生抽、食用油、白酒、盐之类的,掩上半缸,数月后,我们就可以吃上她亲手腌制的咸菜了。弟弟妹妹从外地来,也会带走一些,是我们记忆中的味道。

说起这两口水缸,还要回到我小时候,那时我们生活在河南。记忆中我八九岁时,经常拎着一个铝合金摸样的水桶,里面还要带上一瓢水,来到水井处,便将那一瓢水倒进水泵里,然后使劲一下下往下压。不一会儿,清澈的水就出来了。小桶灌满了,我就走走停停的把水桶拎回家,把水倒入水缸,然后再去打水,直到把家里的水缸灌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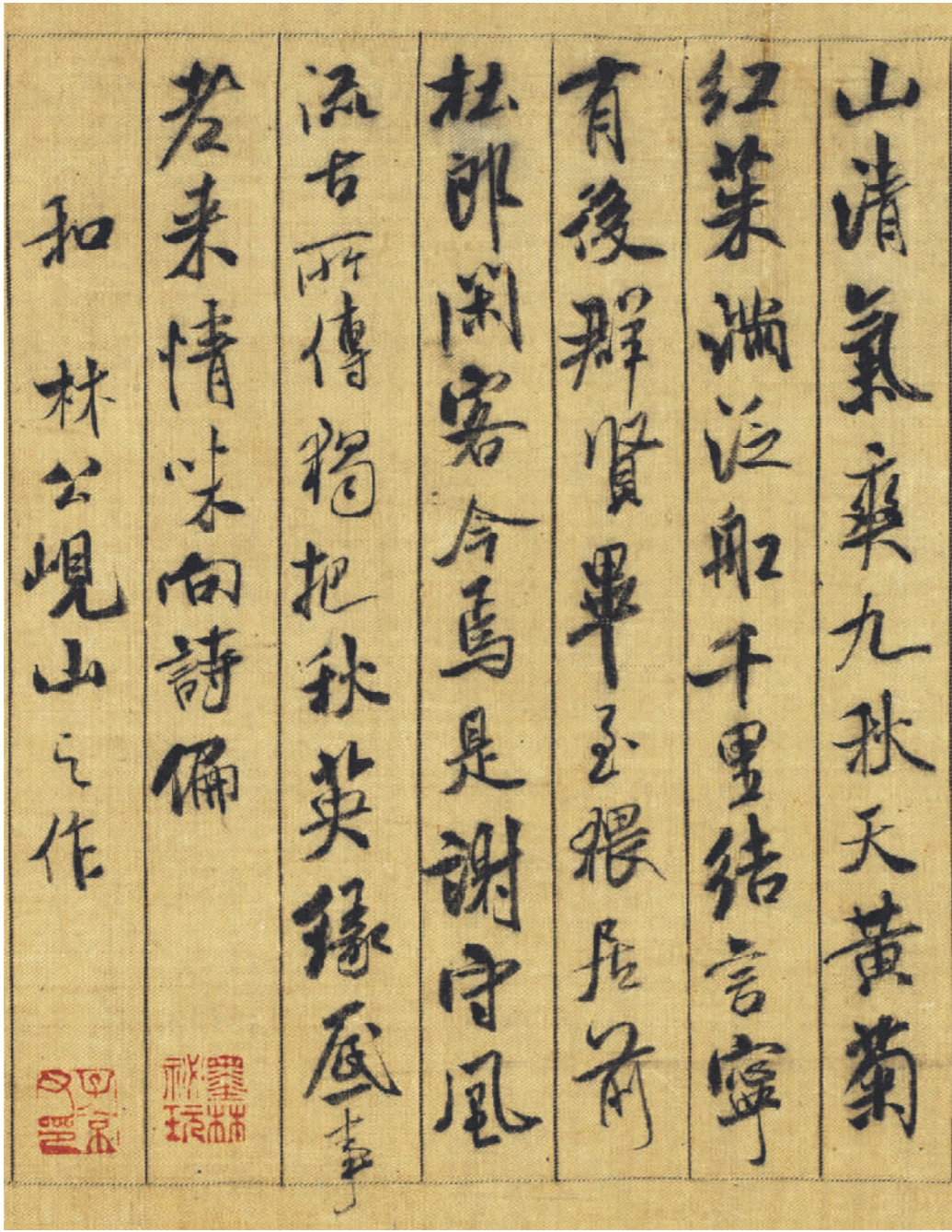
夏天,我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拿起水缸里的瓢,舀上一瓢水,咕咚咕咚地喝个痛快。记得有一年冬天,母亲把煮好的白面馒头挂到了房梁上,放学回家的我饿得发慌,于是踩着两个凳子去够放着馒头的竹筐,结果一歪,我一屁股摔进了竹筐正下方的水缸里,整个棉衣都浸湿了,等待我的,是母亲回来的一顿臭骂。那时,我真恨透了这个水缸。

后来,家家户户房前都通了水管,不用再去担水了,母亲便用这水缸盛起了面和米,水缸成了面缸和米缸。再后来,我们从河南搬迁到河北,母亲不舍得这两口水缸,千里迢迢地把它运了过来。母亲不舍得丢弃的大概是一种情感寄托罢。

如今,又到了腌制咸菜的季节,腌菜专家却远在北京。我几次想把它们丢掉,但想着水缸是见证我们成长的物件儿,终于没有下“毒手”。



《歪夹竹桃》大卫·约翰逊美
玛珂供图



《蜀素帖(卷)》

(局部) 米芾

米芾(1051~1107),初名黻,后改芾,字元章,是北宋书法家、画家、书画理论家,与蔡襄、苏轼、黄庭坚合称“宋四家”。

元祐三年(1088年)秋天,米芾接受湖州(浙江吴兴)官员林希之请,在林氏收藏多年的珍贵绢本《蜀素》上,自书各体诗作八首。

此卷(《蜀素帖卷》)现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)行笔飞扬恣肆、神采生动,丝毫不为格式所拘,是米芾脱去古人影响,形成风格的里程碑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回不去的小楼

查晶芳

那幢小楼消失好些年了,但它时常会来我梦里。

刚结婚时,校园里只有一幢比较像样的教师宿舍,就是这小楼。小楼两层,上下各五户,门前有长长的内走廊,楼里住的都是小夫妻俩带一孩子。人口最多最热闹的一户是丁老师家。婆婆住她家,她大伯子小姑子也经常带着孩子来看老人。房子小,孩子们就在走廊上来回地跑,她小孙子就站外面看着。身材娇小的丁老师在屋里乐呵呵地炒菜做饭,她嗓门很亮,从来都是不笑不说话。我一直挺佩服她,那么一大家子人,她总是应对得妥妥帖帖的。

每到饭点,我们鲜少规规矩矩围桌而坐,总聚到走廊上。大家端着碗,互相瞅瞅,不嫌弃的还从对方碗里夹两筷子。我素喜捧大碗吃饭,菜总是堆得高高的。爱开玩笑的赵老师常说:哟,看你蛮瘦弱,没想到这么能吃啊!久而久之,我就得了个“雅号”:学校最能吃的女教师。

楼里住的女教师都比我大,比我有生活

经验,她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我跟擅针织的朱老师学会了勾垫子、织毛衣,她还教我做过两条孕妇裙。楼下的徐老师套被套时有时会叫我帮忙,几次下来,我也学会了。

楼下的俞老师,烹饪技术在我们学校很出名,她教我做两道菜,我印象特深。一个是“臭干子煲”。把臭干子切成三角形,下锅煎至表面略黄,捞起冷却;再在干子切面划道口子,塞入刹好的肉泥;最后与冬笋等配料入锅同煮。另一道是汤。排骨加山药、木耳、玉米入锅同炖,汤成,白、黑、黄色彩丰艳,醇香有味,浓而不腻。俞老师不仅菜做得好,还会做饼子、粽子、南瓜圆子等各种吃食。每次她总是亮着大嗓门站门口喊:你们想吃的就来啊!后来,俞老师搬走了,我家小子还常念叨:唉,现在没好吃的了!

小子是在我住进楼里第二年出生的。当时楼里的孩子盛老师家飞飞最大,被孩子们尊为“孟大王”。小子能走路以后,只要“孟大王”一招手,他就和家小伙伴们一起,屁颠屁颠地跟在飞飞后面,在校园里到处跑。到吃饭时,几个妈妈派一人下楼找,把汗流浹背的小家伙们一并领回。

那时,遇到学校晚上停电,大家就聚到走

廊上,聊天说笑。男的凑一堆,点着烟,聊时事谈球赛;女人围一起,说孩子怎么淘气,品评哪些衣服好看。小们的则在走廊上咚咚地跑来跑去。白天上班,我们也从不锁门,只虚掩着或直接大门洞开,反正大家课不同,楼上总有人。大凡谁家买了啥新鲜物件,总要在楼道上先展示一番,才进家门。获得展示机会最多的是女士的新衣服。偶尔哪家两口子拌嘴闹出了动静,大家也都会去劝解。男的拉男的,女的劝女的,角色鲜明,不一会儿就成功“灭火”了。

后来,朱老师全家搬去了南京,徐老师去县城住了,张老师也调走了。再后来,我们搬进了县城的宿舍楼。住新房虽然兴奋,却也感到不适:一进门,防盗门就砰地关上了,再不能像从前那端着饭碗东串西串,买了新衣服也没人在旁边品评讨论了,孩子也失了玩伴……

而今,多年已过。我们早已习惯了进门关门,从不串门的生活模式。同一小区的住户,互不相识者比比皆是。我家对门几易其主,我至今不知户主何人。可当年小楼生活的场景,仍历历在目。前些年学校扩建停车场,小楼被拆了,我每次看到那位置,心里总会泛起温馨的涟漪。